夷堅志

夷堅丙志卷第十 十一事

方氏女

婺州浦江方氏女未適人爲魅所惑每日過午則盛飾插花就枕移兩時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氣津津然女兄問其故曰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發其隱慝曰汝與某家婦人往來道行如此安得敢治我或爲批頰抵冠狼狽而出近縣巫術聞之皆莫敢至其家掃室焚香具爲訴牒遣僕如貴溪告于龍

虎山張天師僕至彼之日女在堂上見兩黃衣卒來追已初猶不肯行卒曰娘子無所苦纔對事畢即歸矣遂隨以去凡所經途皆平日所識俄至東嶽行祠引入小殿下殿正北向主者命呼女升殿女竊視其服紫袍紅鞓帶佩魚全如令侍從之服戒之曰汝爲山魈繳繞曲折吾已盡知但當直述將釋汝初女被祟時實其三叔爲媒妁是日先在廷下瞬目招女使勿言女竟隱其事但說魅情狀及所與飲狎者主者判云

元悪及其黨十人皆杖脊遠配永不放還而不刺面餘五六十人亦杖臀編管傳因決遣與世間不少異又敕兩卒送女還時家人見女什地踰兩時口眼皆閉扶齒灌藥施鍼灼艾俱不省但四體不冷知其非死也僕歸云既投狀天師判送東嶽限一時內結絕故神速如此自是女早安如常踰年而嫁則猶處子云

高教授

鄉人高適字廣聲爲秦昌時壻居于會稽外邑

與詹道子 亢宗 友善紹興辛巳淮上受兵適入城舍於詹氏與館客陳確日同處相得甚驩隆興二年適爲太學録確夫婦同夢適來而身絶短小確語妻曰不見高廣聲才數月一何短如此俄相隨入卧内妻愠曰高教授當識道理何爲至吾牀闥間逐之不見遂驚寤明日以告道子時適已病困道子方以爲憂聞其事良不懌是夕而 計至明年確妻復夢人舁柩入門問之曰高官人也覺而語確確心知適之來爲己子

吏戒產具即日得一男右二事皆詹道子說

掠剩大夫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失其名及鄉里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聞書窗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絓鐙間不可脫馳四十里

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舁歸舍氣息殜殜經一日而絕惠御憐其以巳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挾氷霜或時稍怠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梃而左右顧至家乃巳後歲餘其妻闞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跕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夫饒

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闞氏之弟榕傳其事

生肉勸酒

南豐曾氏為臨川李氏壻初親迎時舅母張氏送之逼歲求歸李氏置酒餞別張歸而慍曰我在李家十數日蒙渠主禮不為薄但臨行時忽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槃豬一槃鴨雞各一槃凡四品槃各四巨楪皆生物也飣餖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

曰不謂李官人家野陋乃如此村婦鄧八嫂實從張爲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别有所覩乎張之夫先爲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久之得訃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末盡三日死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槃其器皿名物悉與張所見同盖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算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

右二事皆李德遠說

黃法師醮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以病亡至四七日女壻胡長文元質延洞真法師黃在中設九幽醮影響所接報應殊偉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命主黃籙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自入室持幡伺視既入慟哭云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入浴盆左右挂所著衣正舉首相顧忽焉不見所以哀泣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黃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即仆地曰媽媽在此

家婢小奴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甚久黃
癔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栝令飲
即醒云適往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
錦袍擁一轎四角皆金鳳口銜金絲毬二仙童
行前捧金香爐唾壷到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
生再拜請符才得符收寘袖間却秉金毛羚羊
二童導而去遂覺蓋所見者乃是夕壇上所供
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
入大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韡引而行殿上人

服青服戴青冠執青圭坐龍椅上玄太一救苦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天司命第　主者同坐俄空中青雲起玉女數百捧紅幡幢迎上清宮第六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覲之爲異鬼如師子形者逼逐令去將軍此曰救苦天尊請來對罪安得輒逐命獄卒碎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冠動揺有聲玄是狼茫冠上天眞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遥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尚

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同又聞呼都案判官追在獄因列廷下約禺人皆荷鐵校傳呼引第十人直符使秉雲持牒下取牒閣可二尺長衮文徑至地挾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鍛治于一楚毒備極三人著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爲臨政酷虐二爲事父不孝三爲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潭州稅官盜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何可救曰除是轉九天

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至鑊湯碚石裔
律等獄縱覲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曰舊
在人間姓王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
府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赴不若
只稱第幾司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幙
次甚窄身却不在彼常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
一步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後奏上吾一
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奏
去只為排得幙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

人姓香衣服不潔爻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衫小兒抱嬰孩來天尊位前戲狎天尊怒皆追來枷了青詞甚好宣開地獄赦亦至誠特以判官聲雄道字不真有一字讀作潭字數人猜不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辨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六人判官咨言赦文不明白再墮其四只赦兩人其一則趙氏也將軍曰汝父常誚汝懶惰不讀書我教汝聰明呪云無㝵無遮廣聰明矞律莎訶無緊揭又聰明偈云大廣天地無㝵遮一

界遲奇北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才管一覺無㝵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過且謂人心如鏡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汗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職第一三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黃先生主掌文字第三自然山主第四監灰河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灰河無罪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著度河褌由河中過岸上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挂於上續以車載從橋行衣上各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

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曰自到冥間荷將軍慈顧荅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昔嘗與汝同官曾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令歸時凡此中所見所説盡爲人道之使知省戒無得隱情揖别而行望其家已近母在一室塗澤畢令引至壇對曰黄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母乃獨登之徧禮列位詣黄君幙前焚香拜曰謝救苦黄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寃家皆得解脱汝勿復悲惱令從者取盂水噀叔介面仍

叱之遂寤犬方明自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
聞見連日言之不能盡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
醮筵置龍虎堂於四廂偪近外庖往來喧雜灶
香者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痨圃中兒每敎
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
處而易就事者禁兒勿得至又考所謂潭字之
誤蓋詞文舊語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
濤爲淘以唾潤指揩作濤字不甚明了故讀者
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摭取其大要如此

朱新仲夢

朱新仲待制翌紹興二十八年守嚴州夢至大山下左右指云崑山也未幾徙宣州宣城獻地圖有鄉名崑山者謂前夢已應又一歲徙平江崑山正其屬縣在平江日夢典謁報洪内翰來亟出迎則予仲兄也時自翰林學士奉祠居鄉里既坐乃居東道覺而異之不兩月新仲罷仲兄實踵其後云

常熟圬者

中大夫吳温辛德州人累爲郡守後居平江之常熟縣建第方成每夕必夢七人衣白衣自屋脊而下以告家人莫曉何祥也未幾得疾不起其子欲驗物怪命役夫升屋撤瓦遍觀得紙人七枚於其中乃圬者以傭直不滿志故爲厭勝之術以禍主人時王顯道喚爲郡守聞之盡捕群匠送獄皆杖脊配遠州吳人之俗每覆瓦時雖盛暑亦遣子弟親登其上臨視蓋懼此也吳君北人不知此故墮其邪計

茶肆民子

乾道五年六月平江茶肆民家失其十歲兒父母連日出求訪但留幼女守舍一黃衣卒來啜茶告云爾家幾郎使我寄語早晚當附木栰還家女喜祈客少駐以俟父母歸堅不可臨去又云明日幾郎自别寄信來遂去迨暮父母歸女具道其故莫測所以然而憂其非吉語也明旦外傳有浮尸在升平橋河岸木栰側奔往視之乃所失子傍人言頃年一急足溺于此則民女

所見殆其鬼乎

樂橋妖

平江樂橋民家女既嫁每夕爲妖物所擾母念之切乃與同榻臥將伺察之財日暮則一人從地踊起垂兩髻于背紅繻奕然大聲如疾雷地亦隨合凡數夕如是以告其夫夫穿地覓之僅二尺許得一銅鈴以紅帶繫其鼻始憶數年前朝廷申嚴銅禁故瘞鈴土中久而忘之矣即擊碎棄之女疾遂愈右四事皆朱似叔名說

劉景文

承議郎任隨成劉景文季孫甥也言景文知忻
州時每數日輒一謁晉文公祠至必與神偶語
移時乃出神亦時時入郡郡吏見景文閉閤與
客語則神至也他日於廣坐中謂一曹掾曰天
帝當來召君君即去吾且繼往坐客相視失色
未幾掾果無疾而逝景文亦相繼亡經夕蹶然
復甦索筆作三詩詩成語家人曰吾今掌事雷
部中不復爲世間人矣瞑目竟死其一章云中

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术
華揮手謝世人竦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
世人譁二章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高低
霞霧匀左右虬龍偏雲車山岳聳風罈天地壇
從茲得舊渥萬動毫端變其三云從六个英傑自
消磨好笑人又事更多艮上巽中爲進發二車
安穩渡銀河其語皆不可曉于案東坡集景文
爲隰州守以没此云忻州恐非何薳春渚記聞
云景文夢爲文公之代而辛其説不同坡公稱

景文詩句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曽插菊花無其清警如此今三詩乃爾生死之隔一至是乎

雍熙婦人詞

姑蘇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且笑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游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檥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好事者往往録藏之士子慕容

嵒卿見而驚曰此子亡妻所爲外人無知者君何從得之客告之故嵒卿悲歎此寺盖其旅櫬所在也右二事皆見周紫芝火隱竹坡詩話

夷堅丙志卷第十

夷堅丙志卷第十一 十六事

李鐵笛

饒州道士曹與善政和中以道學上舍貢于京師與河北李陶眞道人相識李好吹鐵笛蓋放浪不羈之士也曹後歸鄉里宣和三年爲神霄宮副李從京師來見之有一馬置于四十里店民家時以薦福寺爲官每吹笛宮門則馬不煩僕御而自至往來月餘一旦告別會曹入城李來不相值彷徨良久顧道童周永眞索筆硯題

詩壁間云一別仙標歷四春神霄今復又相親
爐中氣候丹初熟匣裏光芒劒有神未駕鸞輿
朝碧落且將蹤跡傲紅塵乘風暫過羌廬去異
日相期拜紫宸書其後曰潛眞散人瀟湘訪曹
副宮不遇留題方擲筆曹適歸永眞以告而李
已不知所在矣明年一客白袍皁絛皃甚古入
曹之室視壁間字問誰所書曹永眞言李陶眞先
生世客笑曰九百漢亦索筆書對壁自稱道人
李抱一云一粒金丹續命基筭來由我更由誰

神龜移入雲端去彩鳳摶歸地母騎溟涬浪中求白雪崑崙山裏采瓊枝只消十日工夫足養箇長稜八角兒書畢即去後三年又有姓崔者來讀二詩大笑時永真亦在傍崔瞪眡移時咄曰汝師曾食肉乎曰然曰非汝買與之耶安得如是連捽其耳復摑之仆地徑趨出初永真性蒙鈍及是覺聰明頗開後易名君昭爲道士二李之詩嘗刻石二宫靖康中神霄發復爲薦福石爲僧所毀曹與善至八十五歲乾道四年方

卒說冒

朱氏乳媼

鄉人朱漢臣宣和中爲太學官其乳母死槀殯于僧菴及還鄉里不暇焚其骨朱妻弟李元崇景山入京舍客館夢老婦人彷徨室中明夜又夢且泣訴曰我朱家乳母也不幸客死今寄某坊某菴中甚不便願舅挈我歸李曰菴中蕞柩不少何以爲誌曰在菴之西偏冢上植竹兩竿南者長而北者短柩上所題字尚存索之當可

行李既覺不復寢急取紙筆書之遲明往訪尋至其處如所言以告守僧出柩而焚之裹遺燼付一僕僧因言此中瘞者以百數初來時每夜聞歌叫嘻諢聲終則多歎泣至明所供器或東西易位月夕尤甚殆不安寢今久矣亦不復畏也李歸番陽未至之三日朱氏夢嫗來有喜色曰久處異鄉殊寂寞賴李二舅挾我歸將至矣一家皆爲哀歎遣人迎諸塗盛僧具以葬焉

華嚴井鬼

劉彥適登第歸與其弟設水陸齋於永寧寺泗州院會散宿院中闍黎僧繼登督其徒收拾供具見客戶不閉責問僮奴皆云二劉掩關寢久矣秉燭巡視室空無人衾裯亦不見疑爲它往而三門又已扃鑰登咤曰必華嚴鬼也一命取鈴杵往訪焉先是西廊華嚴院一行者合縊於院後井旁栗樹上時出爲物怪繼登過西邊得遺被及華嚴墻畔又得一屨院僧熟睡排闥而入徑趨井所二劉果對坐井上互舉手推挹爲

遜讓之狀即扶以歸既醒扣其故曰終夕倦局恰登床欲寢而行者來傳闍梨之意云夜尚早正煎湯相待幸可款語遂隨以行了不知墻壁之留礙俄聞婦人歌笑聲朱門華屋赫然焕耀或導使入門念兄弟同行義難先後方相撝避忽冥然無所覩非師見救皆墮井死矣彥適字立道

施三嫂

州民張元中所居通達與董梧州宅相對董氏

設水陸張夢女僧施三婢來曰久不到君家今日蒙董知郡招喚以衆客未集顧假館爲須臾留張記其已死不肯荅又曰曩與君買婢君約謝我錢五千至今未得我裒之久矣非時不得至此幸見償張寤而惡之明日買紙錢一束焚于澮津湖橋下夜復夢曰所負五千而償不用百鏹弗吾與將投牒訟君是時勿悔也張不得已如其所須之數舉以付寺僧使誦經旣而歎曰數與鬼語更督無名之債吾豈不久於世乎

然其後八年乃死

胡匠賽神

番陽民俗殺牲以事神貧不能辦全體者買猪頭及四蹄享之謂之頭足願木工胡六病其妻用歲除日具禱賽實五物釜中俟巫者會節序多祀事巫至昏乃來妻遣女取饌奔而還告母曰母自往取之兒欲視吾父色殊怖沮母至廚發幂舉六亡其一蹄矣倉黃不暇究但別買肉以補之既罷女始言適欲入廚見黑物貿貿徹

屋上下了不能辨其狀故驚而出後數日胡匠死

趙哲得解

鄱陽縣吏李某乾道四年七月夢出城過東嶽行宮道上見故同列抱文牘從中出告曰此本州今秋解試牓來書嶽帝李問吾所親及鄉里何人預薦曰但有君巷内趙哲一人耳夢中思之無此子以爲疑其人曰趙醫秉德之子也李曰此吾近鄰熟識之渠名中興非哲也曰吾言

不妄君當自知之遂去時此吏死數年矣李異之出詣趙欲詰其事 遇諸塗趙曰吾已納保狀夜夢人相勸云朝廷方崇太平之業而子尚名中興又與國姓同不可能易之乃佳吾甚惑此夢今將謀之朋友李大笑具道所見使改名哲且曰子若薦送吾以女嫁子是歲哲果登名于春官李遂納爲壻

白衣婦人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厠見白衣婦

人徘徊于前問其故曰我菜圃中人也良人已没藐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末 得疾同舍生或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馮何至此扣其所有曰但嘗遺一衵服取眡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咒黒豆投於井怪乃絶不至然董亦死

錦香囊

德興縣石田人汪蹈紹興十六年延上饒龔滂爲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龔處其東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秋夜龔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窸窣聲俄有婦人揭帳出玷冠珠翹瑤環玉珥奇衣袨服儀狀環麗圖畫中所未覩徑前相就龔喜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不須問龔曰吾布衣也安得蒙此稱曰君明年登名鄉書即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雞初鳴灑

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爲别曰謹祕此物無得妄示人茍一人見即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來取之戀戀良久携手出户仰視天漢指一大星曰此我也方諦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下垂至地婦人即登之旣去丈餘回顧曰郎亟反室脫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冉冉上騰而滅龔凝竚詹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户拒不答怒罵而去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

如玳瑁以香實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壻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笥偷翫香自此歇矣龔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子族人紱代龔爲館見汪翁道此

牛疫鬼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眡之見壯夫數百輩皆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旣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牛媪夢

樂平縣杭橋市染工程氏夢老媪來曰負君家錢若干涂已償還外猶欠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别君云矣再拜而辭既寤聞一牝牛死於空屋中剥貨得錢如夢告之數

程佛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携漁具往踞磻石而坐施罔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

獲呑舟魚覺而異之雞鳴便往久無所覩自念夢其欺我歟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卵石白如雪光耀粲爛一舉網即得之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遍身安得火光取置佛卓上一室如晝妻窺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爇閤大已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舉家人列拜俄聞屋中膈膊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者妻持竹畚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畚矣

小兒女用它器物抬取莫不然良久遍其所居或擲諸小塘未移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明亟還無爲驚動鄉閭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以正月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爲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芝山鬼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蔽柩相望風雪陰雨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闔寺聞山下人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三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爲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毆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葉伯益

浮梁程士廓宏遠乾道三年自祕書丞罷歸妻有娠臨月其弟宏父如景德鎮十二月十五夜夢葉伯益謙亨舍人訪其居求一室寄跡宏父曰兄弟宴居處不甚潔獨士廓新治書齋爲勝君試觀之相隨而入見供張華潔如宿辦者喜曰此中便可久留吾得之足矣共坐索飯且求火肉火肉鄉饌也伯益生時固嗜此索之諸房又得於士廓位既具饌客飽食就枕宏父夢覺

明日還家道遇僕至報士廓妻得子因名之曰
享孫時伯益物故恰三年矣

李生虱瘤

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盂無所痛苦唯
奇痒不可忍飲食日以削無能識其爲何病醫
者秦德立見之曰此虱瘤也吾能治之取藥傅
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虱斗許
皆蠢蠕能行動即日體輕但一小竅如著端不
合時時虱涌出不勝計竟死子記唐小說載賈

魏公鎮滑臺日州民病此魏公云世間無藥可療唯千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能治爾正與此同

錢爲鼠鳴

吾鄉里昔有小民樸鈍無它技唯與人傭力受直族祖家日以三十錢顧之舂穀凡歲餘得錢十四千寘于牀隅戒妻子不得輒用每旦起詹翫摩拊乃出一夕寢不寐羣鼠鳴于旁拊牀逐之不止吹燈照索無物也燈滅復然擾擾通夕

蚤起意間殊不樂信步門外正遇兩人相毆鬭折齒流血四旁無人遂指以爲證里胥捕送縣皆入獄民固愚莫知其爭端不能答一辭受杖而歸凡道途與胥史之費積鏹如洗矣

張二子

番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爲業有子十九歲矣嗜酒亡賴每醉時雖父母亦遭咄罵鄰里皆惡之乾道七年二月寢於乃祖榻上夜半忽驚蹶介介不能出聲救療踰十刻方醒久之能言曰

爲黃衫人呼去逼入浴室中四向皆烰火熱不可向啼叫展轉覺有人在外相援而身不得出如是移時欻然而寤謂爲夢魘然境界歷歷可想世俄頃雞唱父詣廚作粥牝猫適產五子於竈中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處云自是始知悔懼設誓不飲酒盡改故態此卷皆吾州事

夷堅丙志卷第十一

夷堅丙志卷第十二 十五事

舒州刻工

紹興十六年淮南轉運司刊太平聖惠方板分其半於舒州州募匠數十輩置局於學日飲喧譁士人以爲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從諸城南癸門樓上命懷寧令甄倚監督之七月十七日門傍小佛塔高丈五尺無故傾摧明旦天色廓清至午黑雲倏起西邊罩覆樓上迅風暴雨隨之時羣匠及市民賣物者百餘人震雷

一擊其八十人隨聲而仆餘亦驚懾失魄良久
樓下飛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硫黃氣經
一時頃仆者復甦作頭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
眡内五匠曰蘄州周亮建州葉濬楊通福州鄭
英廬州李勝同聲大叫踣而死遍體傷破尋詢
其罪蓋此五人兀嗜酒懶惰急於板成將字書
點畫多及藥味分兩隨意更改以誤人故受此
譴

紫竹園女

隆興二年舒州懷寧縣主簿章裕之官僕顧超夜宿書軒見一女子著緑衣裳訴云爲毋叱逐無所歸知爾獨處故來相就問所居曰在城南紫竹園遂共寢才數夕超怳惚如癡貌瘦乏之裕怪而詰之以實告裕曰必妖物也將害汝俟今夜至此宜執之而大呼吾當往眂及至超持其袖呼有鬼女奮身絶袖而竄舉燈熠之乃巴蕉葉也先是軒外紫竹滿園中巴蕉一叢甚大曩亦嘗爲怪裕命芟除之血津津然并竹亦伐

去且逐超歸超自此厭厭不樂竟抱疾死

吴旺訴冤

紹興十五年陳祖安爲吴縣宰甥女陸氏病困爲鬼物所憑陳欲邀道士禁治鬼云無用治我我抱冤恨於幽冥間幾二十年不獲伸是以欲展愬問其故云我姓名曰吴旺南京人遭兵火南渡家於府子城下以貨絛自給嘗與鄉人蔡生飲沿河夜歸蔡醉甚誤溺水死邏卒適見之疑我擠之于河執送府下獄訊治不勝痛自引

伏有司處法杖死於雍熙寺前石塔下銜冤久

矣今日聊爲公言之陳曰當時之事誰主此答

曰獄官亦無心其事盡出獄吏蓋吏憚於推鞫

姑欲速成不容辯析而獄官不明便以爲是竟

抵極法因歷道推吏獄卒及行刑人姓名陳曰

審如是何爲獨愬於我曰寺與縣爲鄰乃本府

禱祈之所平時公入寺我必見之故熟識公今

事已久不能復直第欲世人一知之耳陳曰汝

骨安在吾爲汝尋瘞使安於土可乎曰遺骸零

落所存僅十一二葬之亦無益公幸哀我顧丐氷陸一會以資受生陳曰此費侈吾貧不能辦曰然則但於水陸會中入一名使人至石塔前密呼吳旺俾知之亦沾功德可以託生矣陳曰何處最佳曰皆有功德而楓橋者尤爲殊勝幸就彼爲之陳許諾鬼巽謝陳問病者可痊否曰陸氏數盡恐不能逃毉藥祈禳皆無所用也後數日女果死明年 王葆彥光往楓橋作齋陳以俸錢爲旺設位

舒州雨米

乾道四年春舒州大雨城内外皆下黑米其硬如鐵嚼碎米粒通心亦黑人疑向來米綱舟覆於江因龍取水行雨而捲至也

朱二殺鬼

平江常熟民朱二夜宿田塍守稻有女子從外來連三四夕寢昵體冷如冰知其非人偏村落測之了無蹤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貯之於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朱問故曰汝設意

不善我不復來矣朱曰恐此間風冷病汝故欲
與同卧其間無他意也乃入宿袋中過夜半宋
詐言内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女號呼求出朱
不應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眂之已化爲
杉板取斧碎之流血不止明夜扣門索命久乃
已右五事皆新安胡倜說

河北道士

宣和七年正月望夜京師太一宫張燈觀者塞
道二人墜于池宫卒急拯之不肯上肆言如狂

道衆施符勑百端皆弗効事聞禁中詔寶籙宮主者往治主者懼不勝躬詣道堂徧揖曰吾黨有高術者願相與出力不然將爲教門之累堂中數百人皆不敢答某道士從河北來獨奮身起誚之曰平時不肯力學緩急乃殢人即仗劒以往至池畔二溺人皆拱手某道士語衆曰此強鬼也非先拔其骨不可衆固不曉爲何法某道士繞池禹步誦呪良久遣健卒入水掖溺者已身軟如緜洎至岸則凝然塊肉也叱問所自

來同辭對曰某等亦道士也生時善法籙坐罪受譴雖幽明殊塗　平生所習固在度非都下同儕所能敵不意神師一臨茫無所措今過惡昭著執而囚諸無間獄亦唯命以爲虀粉亦唯命儻慈悲不殺導以生路使得免於下鬼師之惠也許之復默存食頃悉起立如常其家人扶以去兩觀黃冠合詞喜謝扣其故曰此鬼不易制若與之角力雖千人不能勝吾嘗學拔鬼筋法故一施之筋骨既盡無能爲矣皆歎曰非所

及也撫州民宋善長爲人傭入京得事此道士宋狡而慧頗窺見所營爲又嘗竊發其笥習讀要訣私爲閭閻治小祟輒驗師亦喜之將傳授祕旨而宋詭譎無行且懶惰不肯竟其學會靖康之變西歸後爲道士居州之祥符觀其治鬼魅亦如神凡病瘧及疫者以指畫其面中間須臾左熱如火而右冷 如氷隨其冷熱呼吸之應手而愈門人數十皆得其緒餘一人嘗至村民家民家大小皆以疫卧治之不愈詣郡邀宋行

宋入道室取神將前茅鞭三擊地又取供餅裂其半授之曰無庸我去汝持此與食自能起矣門人還至民家病者皆已起言曰賴宋法師三聲雷救我蓋其所習者五雷法也

饒氏婦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即癡卧不復知人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

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態音律小誤必蚩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貌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即日擧白無一諱隱上下積以厭苦跋穰禱禬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已久人神異路願不至媟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與衆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其得計嘗一廟

甚華麗日迎以祠越五日復至言謔如初饒翁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漢耶如許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徐世英兄弟

徐世英撫州人登進士第爲建昌軍司戶官舍後有淫祠欲去之未果忽得惑疾兀兀如白癡飲食言笑皆與人異趣兄世傑聞其故自鄉里

往眠之既至未及語英迎啞其面傑愕不知所爲便覺恍惚而英灑然如平常傑抱疾以歸音不能言日用所須每書字以告性嗜杜詩雖屏弃人事惟求觀此詩不輟其後浸劇每出必裸袒家人閉在一室中僅二十年乃死英仕至廣州教授亦幸兄弟皆以文學推於臨川而不幸如是爲可怪也

蛇犬斃

林廷彥爲臨川守之任未幾被疾廷中人正晝

見人坐于廳事椅上以爲使君病間能出矣或前䀝之乃州宅犬母焉又二蛇蟠于側取杖欲擊之蛇去不見但斃犬貨于屠肆是年林卒又宜黄縣涂千里者夏日與賓友坐于所居之燕堂犬銜蛇徑至前齧殺之委于地而去客以爲此楊震鸛雀銜鱣之瑞千里愀然曰吾生於乙巳今行巳運而有蛇禍吾殆不免乎不一歲果卒

奉闍梨

宜黃縣踈山寺僧奉闍梨者善加持水陞及工誦呪偈年益老患舉音不能清每當入道場輒飲雞汁數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滿意輒肆言詈辱暮年得疾舌左右岐出與元舌為三飲食語言皆不可醫者為傅藥割去之楚痛不堪忍纔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困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目窓入捽之而去就眂死矣

紅蜥蜴

豫章新建縣治乾道四年七月夜半大雷震令廳屋瓦皆鳴家人共聚一室聞風聲洶洶窻櫺戛然疑即有覆壓之患五鼓乃定及明眂之圃後拔出巨柳其長三丈大十圍寸斷如截偏滿丞主簿舍中一蜥蜴色如渥丹長僅尺僵死地上人疑以爲異物云 右六事皆臨川劉名世說

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織跡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冀因是幸富

貴約某月某日舉以爲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時郡守仇待制悆已去通判高世定攝事群凶謂事必成至聚飲酒家舉杯勸酬相呼爲太尉未發一日其黨書思甲子詣卜者包天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迨午未間至者益衆而所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焉紿最後者曰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眂君狀貌不足以當之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

也問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何所取而天賜之福今乃遇非常之慶家有息女不至醜陋願得備姬嬪之列即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敬立良久託為買殺饌亟出告之世定趣呼兵官即日悉擒獲獄成恩及元惡斃于市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路都監出徼巡見一人展轉於衆尸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掖起詢之云初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脊一下

神從頂門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既合死那得活舉足蹴其傷復死世定用是得直秘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萬與之

青城丈人

相州人作千道齋薦亡僧道乞匄皆預凡坐中人各隨意誦經一卷有道人但誦太乙尋聲救苦天尊一聲遂就食鄰坐僧戲之曰只誦一聲莫舌乾否道人曰茍有益死者奚用多爲齋罷

徑出漆盌楪內皆有朱書字如刻曰青城丈人以刀削之愈見

李主簿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它苦

但常病膂痛以木爲兩椎列其中每日扣擊數百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吴德充

吴公才字德充弋陽人入太學年至五十無所成欲罷舉歸決夢於二相公廟夢童子告曰君明年甚佳自此泰矣吴信之勉爲留計明年上舍中選自顧年益高復起歸思又夢曰即登科矣無庸歸明年果於嘉王牓擢第既謂宫臨出京又夢前人來曰君仕官不可作郡守蓋以前

生爲郡治獄不明誤斷一事雖出於無心然陰
譴不薄已令君損一目矣切勿再居此官以招
禍覺而思之曰吾五十二歲僅得一官勢不能
至二千石且吾雙目瞭然安有䀚理不以爲信
後三歲因病赤目果偏失明而仕於州縣不甚
待次自虔州雩都罷歷通判衡州永州建康府
紹興十二年至臨安又求倅貳時王慶曾次翁
參知政事與吳有同舍契謂之曰君三任通判
資歷已高當作州何疑薦於時相以爲宜春守

吳不樂繞至家而卒

夷堅丙志卷第十二

夷堅丙志卷第十三 十五事

藍姐

紹興十二年京東人王知軍者寓居臨江新淦之青泥寺寺去城邑遠地迥多盜而王以多貲聞嘗與客飲中夕乃散夫婦皆醉眠俄有盜入幾三十輩悉取諸子及羣婢縛之婢呼曰主張家事獨藍姐一人我輩何預也藍蓋王所嬖即從衆中出應曰主家凡物皆在我手諸君欲之非敢惜但主公主母方熟睡願勿相驚恐秉席

閤大燭引盜入西偏一室指床上篋笥曰此爲酒器此爲綵帛此爲衣衾付以鑰使稱意自取盜拆被爲大襆取器皿蹴踏寘于中燭盡又繼之大喜過望凡留十刻許乃去去良久王老亦醒藍始告其故且悉解衆縛明旦訴于縣縣達于郡王老戚戚成疾藍姐啓白曰官何用憂盜不難捕也王怒罵曰汝婦人何知旣盡以家貲與賊乃言易捕何邪對曰三十盜皆著白布袍妾秉燭時盡以灺淚污其背但以是驗之其必

敗王用其言以告逐捕者不兩日得七人於牛肆中展轉求跡不逸一人所刦物皆在初無所失漢張敞傳所記偷長以赭汙羣偷裾而執之此事與之暗合婢妾忠於主人正已不易得至於遇難不慴怯倉卒有奇智雖編之列女傳不愧也

長溪民

福州長溪民爲贅壻於海上人家以漁爲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

歸民不肯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俟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聞母語聲急藏魚于舍後復誑其母且告之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旣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旣多且大常日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媪邪妻往眡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信自往焉果見羣蛇蟠結一最大者昂首出徑咋其喉卽死蛇亦不見

福州異楮

政和元年正月福州北門賣豆乳人家猪夜生七子但一爲猪餘皆人頭馬足肌體悉類人淨無一毛初生時呱呱作兒啼其家懼亟瘞于廁後鄰人聞啼聲伺曉入眡猶及見其二取以示里中斯須聞觀者如市郡守知爲不祥命亟殺之時方上祥瑞不敢以聞於朝

福州屠家兒

福州城中羊屠家兒年十六歲性柔善惟嬉游市井間不肯學父業父母謂之曰汝已成長當

學世業爲活爲養親之計浪游何益對曰逐日眼見已熟要殺便能可以學爲父以羊一刀一付之閉諸空屋竊窺其所爲自且至午但對羊默坐忽握刀而起指羊白與汝相爲讎豈復有窮極揮刀自斷其喉父母急發壁救之無及矣

林翁要

福州南臺寺塑新佛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要者求得觀音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

便自浮得一板乘之驚濤亘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笥頗有所資而歸人以爲佛助右四事皆福州太平寺僧蔣寶所傳寶有一書曰冥司報應記此事

郭端友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衆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染時疾忽兩目失光翳膜障蔽醫巫救療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拜觀音願於夢中賜

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皁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獺掌散熊膽圓則可明日遣詣市訪二藥但得獺掌散點之不効二十七夜夢赴薦福寺飯飯罷歸及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鍾磬聲入觀之及門見婦女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著皁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鬢戴木香花冠如五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俟回面瞻禮俄紫衣道士執笏前揖曰我乃都正也專爲華嚴來迎請歸舍啜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殿垂長黃旛一

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幞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道士下階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徑趨法堂似有所感遇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黃氏云熊膽圓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甥朱彥明至曰昨夜於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圓方舉室驚異與夢聰合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便書前藥方靈應特異增為十部乃止令聹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

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爲主黃連蜜蒙花羌活皆一兩半防已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脂皆一兩瞿麥旋覆花甘菊花皆半兩蕤仁一錢半麒麟竭一錢蔓青子一合同爲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飮下三十粒諸藥修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蕤仁用肉蔓菁水淘蛇蛻炙去郭生自記其本末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洪州通判

鄉人李賓王利用紹興二年知新淦縣以宣撫使入境躬至村墟督賦其僕夢主人歸匆遽傳呼曰洪州通判來且以告主母李公至妻言其事李笑曰孤寒如是方大軍絡繹過縣幸不以乏興爲罪得供給糧餉足矣別乘非所望也明年八月滿秩果爲洪州倅卒如僕夢

金君卿婦

荊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既得婿將擇日

成禮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既覺不以語人但於繡帶至每寸輙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史小吏無有此人詰其女具以夢白未幾所議之婿果死後半歲新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則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別厚待之留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大馬之齒四十有二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其六焉且悼亡未久義不忍也至人強之且曰因緣

定數君安能辭不得已竟成昏後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宮至度支郎中番陽人也右二事皆李寶王說

鐵冠道士

鄭介夫俠福州福清人熙寧中以直諫貶英州元祐初東坡公薦之復官紹聖初再謫英時坡公貶惠州始真相遇一見如故交政和戊戌介夫在福清夢客至自通鐵冠道士遺詩一章視之乃坡公也坡在海上嘗自稱鐵冠道人時下

卅十七年矣其詩曰人間眞實人取次衣離眞宮爲憂君失家因好禮貧門闌多祀菊亭檻盡松筠我友迓踈者相從恨不頻又曰介夫不久須當來寤而歎曰吾將逝矣時年七十八明年秋被疾語其孫嘉正曰人之一身四大合成四者若散此身何有口占一詩曰似此平生只藉天還如過鳥在雲邊如今身畔渾無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數日而卒

張思子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居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它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吏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眞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于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産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

承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眞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令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遯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太平宰相

宣和中艮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既有絳霄樓華

胥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箇蔽虧翠密京師他苑囿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仙晨帝所
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既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言曰艮岳新樓宜名爲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人對曰臣乃太平宰相宂而異之明旦翰林學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樓下有脩竹當以何爲名邦彥了不經思即以

倚翠對
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
自是數日間拜尚書右丞遂爲次相

路當可得法

政和中路君寶（瑾）知陳州商水縣其子當可（時中）
侍行方十七歲未授室讀書于縣圃四照堂時
梁仲禮爲主簿一子俊彥敏彥皆十餘歲相與
游處一夕圃吏告失時中所在君寶遣卒遍索
於邑中不可得閱五日乃出謂其逸游杖之時

中不敢自直但常常吐鮮血而私語梁主簿曰閤者獨坐小室有道人不知何許來與某言久之曰汝可教吾付汝以符術可制天下鬼神然没五藏間穢汙充積非悉掃去不可初甚懼其説笑曰無傷也命取生油白蜜生薑各一斤合食之遂與俱去亦不知何地凡數日不思食唯覺血液津津自口出每夕以文書十餘策使誦讀盡則無所見臨别又言曰汝已位爲眞官階品絶高但如吾術行之足矣自是遂以法籙著

後數月謂梁子曰吾此書一符錯誤獲譴不小當削階數級仍有癰疽之害未幾疽發于背如盆大痛楚備極凡四十九日乃痊右二事皆梁俊彥子正說

長樂海寇

紹興八年丹陽蘇文瓘爲福州長樂令獲海寇二十六人先是廣州估客及部官綱者凡二十有八人共僦一舟舟中篙工柁師人數略相敵然皆勁悍不逞見諸客所齎物厚陰作意圖之行七八日相與飲酒大醉悉害客反縛投海中

獨留兩僕使執爨至長樂境上雙櫓折盜毀使二人往南臺市之因泊浦中以待時時登岸爲盜且掠居人婦女入船無日不醉兩僕逆其一徑詣縣告簿尉入村未返丈瓘發巡檢兵自將以往行九十里與盜遇會其醉盡縛之還至半道逢小舟雙櫓橫前叱問之不敢對又執以行無一人漏網者時張于戳給事致遠爲帥命取舟檢索覺柁尾百物縈繞或入水視之所殺羣尸並萃其下僵而不腐亦不爲魚鼈所傷張公

歎異亟爲歛葬盜所得物纔三日元衣之用也

張庭實德輝說

蔡州禳災

呂安老尚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昏潛出游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而無雨具是時學制崇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假單布衾以竹揭其四角負之而趨將及學墻東望巡邏者持火炬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餘步未敢前邏卒忽反走不復回顧於是得踰

墻而入終昔惴惴以爲必彰露且獲譴屏斥矣明日兵官申府云昨三更後大雨正作出巡至某處忽異物從北來其上四平如席模糊不可辯其下謖謖如人行約有脚三二十隻漸近學墻乃不見郡守以下莫能測爲何物邦人口相傳皆以爲巨怪講於官每坊各建禳災道場三晝夜繪其狀祠而磔之然則前史所謂席帽行籌之妖殆此類也 尚書之子虛已

蟹治漆

乾道五年襄陽有劫盜當死特　貸命黥配州
牧慮其復為人害既受刑又以生漆塗其兩眼
囚行至荊門盲不見物寄禁長林縣獄以待傳
送時里正適以事在獄中憐而語之曰汝去時
倩防送者往蒙泉側尋石蟹擣碎之濾汁滴眼
刀漆當隨汁流散瘡亦愈矣明日路遇卒得一
小蟹用其法經二日目睛如初略　損予妹
婿朱晞顏時以當陽尉攝邑令親

夷堅丙志卷第十三